



流年记

年集即景

李晓艳

盼年，喜欢这浓浓的喜庆氛围。

过了腊八，年的序幕渐渐拉开，想起了一首童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廿三糖瓜粘，廿四扫房子，廿五做豆腐，廿六煮煮肉，廿七杀年鸡，廿八把面发……吃过腊八饭就把年来办。”

备年货是浓浓年味的体现，买年货最理想的地方就是集市。

走进集市，只见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有扫房子的鸡毛掸子，做豆腐的大黄豆；有蒸饽饽的面，打年糕的米；有祭灶的糖瓜，待客的干果；有姑娘要的花，小子要的鞭，还有老头儿老太太要的大红灯笼和花棉袄……

果蔬新鲜丰富，农副产品应有尽有，小物件、小摆设琳琅满目，装饰品色彩斑斓。地上的摊位摆得满满当当，令人目不暇接。

这里还有浓浓的乡音、热情的叫卖、淳朴的笑容……鸡鸭鹅啼中，你可以近距离去感受带着泥土味的原生态民俗，整个人忽然就融进喜庆里了。

“卖饽饽粉喽！”一老农提着一篓子白粉块，以十足的乡音告诉围观人用饽饽粉做出的饽饽又白又香。老辈胶东人有把大饽饽当年礼互相赠送的习俗，为了送礼有面子，蒸饽饽时就用饽饽粉涂在表层，饽饽粉能起到增白美观的作用。现场购买的多是老人，她们熟知又欢喜地传承着祖辈的面食文化。

与饽饽粉相邻的摊位，一块红布上摆满大大小小的木制模子，大的巴掌大，小的拇指粗。大模子深凿的椭圆形凹洞，里面刻着莲子、如意、鲤鱼的花式。小模子呈圆柱形，底面凸刻着花朵。旁边有几张白纸，上面印着小模子上小小的花儿。“来，买一个大模子送一个小模子外加一包胭脂色，保你做出的莲子、如意又漂亮又喜庆！”前面买完饽饽粉的人们又凑到这个摊位上忙着选模子。

胶东人过大年除了蒸枣饽饽、花饽饽外，还要用模子做莲子、如意、鱼形的花样面食，寓意吉祥如意、年年有余。面食出锅后用小模子点上胭脂花更显喜庆。

“看这小红辣椒，辣味足着呢！过年炸油拌个菜那是喷喷地香，热热地辣啊……”

“你看这荠菜，这可是纯绿色食品，城里没有的。”农家人说着用手拢了拢装菜的袋子，我竟闻到了清新的春天的味道！

跑山鸡虽被束缚了翅膀，还在用粗壮的利爪刨着冰土寻食吃，红艳艳的鸡冠抖动着像开在夏日里的花。人们都喜欢到集市里选购老农养的跑山鸡，个儿大又肥壮，大鸡寓意大吉，是年夜饭的一道主菜。

水箱里的鱼用力地翻着水花，围观的人聚精会神地选着体态肥硕、蹦得欢的鱼。

被吊在半空的牛羊肉冒着热气，吸引了更多的人选购。

年画也只有在这样的集市才能看得到，画风虽质朴，但每处落笔都洋溢着喜庆，这氛围感染着喜滋滋的人！

卖门对儿、卖福字、卖窗花儿……满摊位的红，那红从地上延伸到半空，一直延展到两棵大树间拉着的细铁丝上。那些挤在一起的大红门对儿，满是吉祥喜庆的祝福语，或是黑红搭配，或是烫金大字龙飞凤舞，阳光下金色闪着光亮，那字挥洒得有力道，让人看着就兴奋！

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传来，那些不知是被冻着了还是被这喜庆染红腮的顽皮孩子，围在烟花摊前不肯走，用零花钱买几个小小的摔鞭儿，吓着路人，他们笑得是那样无拘无束……年的热闹、年的繁华、年的味道，都融在了这集市里。

从窑火中走出来
早已看透了人间冷暖
活着不是为了好看
而是好用
装银元是装
装咸菜也是装
在瓦罐面前众生平等
碎了做一枚垫脚石
还是有用

既然都是瓦罐了
还在乎什么黑白俊丑
价值是一回事
使用价值又是
一回事
瓦罐

老人干涸的心田
年夜饭，春晚，压岁钱
堪比相声里的“包袱”
一个比一个甩得响
给力
中中国人的年，慧中秀外
用一个字形容：彩！

儿孙绕膝的欢，醉了
牌位前怀念
以父母为中心的圆
渐渐成形
香炉，糖果，点心在
烟火的检阅
鸡鸭鱼鹅排着队接受
喜字
门里门外，透着一个
束缚，束缚点缀的江山
稳固，亮眼

对联，剪纸
邓兆文
过年（外一首）

诗歌港

人世间

宝儿，来世别再做猪

沐溪

我无意间读到高吉波先生的短文《那年，那头叫小黑的猪》，心中好多天都萦绕着高先生文中小黑的模样。

文中这样说：小黑长大了，要卖到公社的食品公司去。它从小跟着我父亲走习惯了，卖它那天，十五里山路，也是很高兴地跟着走去的。

到了食品公司，见其它的猪正在被杀，小黑紧紧依偎着我父亲的腿，全身发抖，寸步不离。我父亲想把它再领回家，但想想全家八口人的贫寒目光不得不依靠小黑温暖，最终还是咬咬牙把它卖了。

这篇短文我读了一遍就流泪了，心里一阵刺痛，想起了小时候我和奶奶一起养大的一头猪，它的名字叫宝儿。

宝儿全身赤白，没有一根杂毛。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和奶奶在集市上相中了它。它长得胖乎乎的，一副讨人爱的小模样，我对奶奶说，咱们叫它宝儿吧。奶奶点头允许，嘴里还说：“我们好好喂它，等过年了，杀了它，卖点钱给你爸，也好维持城里一大家子的生活呀！”

那年，我刚10岁，听了奶奶的话，我突然很伤心，不想让宝儿快点长大，更不想杀了它。每天放学，我会给它潮湿的窝铺上干净的泥土，再铺上松软的草，我会跑到山上专门挖它喜欢吃的野菜，譬如苦菜、布布丁、荠菜还有马齿苋，这都是宝儿最喜欢吃的。有时候，我还会用温水泡上一块花生饼给它打打牙祭。

宝儿是开春来到我家的，一晃就到了秋天。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宝儿，我对它的感情与日俱增，它成了我要好的伙伴。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放学后早点见到宝儿。我怕冬天的到来，更怕过年宝儿被送上案板。再往后的日子里，有啥好吃的，我都会给宝儿吃，奶奶给我买的糖果我分给它吃；过节吃的月饼、饼子、白馍我会留出一点给宝儿尝尝。宝儿见我放学回家，会高兴地扭动屁股，尾巴很有节奏地来回甩着。我经常跳进猪舍，用手抚摸着它的头，叫着它的名字和它说说话，它会哼哼地叫着来回应我。

很快就要过年了，我的心开始惶恐不安起来。有一天放学后，我干完了所有的活儿，晃着奶奶的胳膊说：“奶奶，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杀了宝儿？”说着，我的泪就涌出了眼眶。

“傻孩子，猪养大了不杀，留着干啥？”奶奶故作轻松。

“把它留下来陪我好不好？”我不甘心，继续祈求着。

奶奶把我搂在怀里，长叹一声说：“巧儿啊，你还小，哪里知道日子的艰难啊！”我不再说话了，我知道，家家户户养的猪都是为了卖钱来养家糊口的。

宝儿走的那天，离过年还有5天。那天，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奶奶早早喂了它爱吃的玉米糊糊，仿佛有预感似的，宝儿一口都没有吃。半晌午，家里来了村里的六叔，一起来的还有奶奶提前请的左右邻舍。六叔粗壮的腰板上挂着刀具，雪花在暖阳里悄无声息地飘落下来，一片片落在他的身上，也落在了闪着寒光的刀锋上。

很快，大人们把猪圈的门打开了，奶奶轻声唤着宝儿，只见它一边走一边抬头望着奶奶，当它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就停住了。宝儿径直朝我走来，它好像明白今天自己会被杀了，用嘴不停地蹭着我，眼睛里竟然流出了眼泪。我蹲下身抱着宝儿，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我哭着央求着大人们不要杀了我的宝儿，奶奶把我拉到一边，很快宝儿就被按倒在搭起的案子上，还没等我回过神来，惨叫声响起，一切都结束了。

我的心突然感觉掉在了地上，从那天起，精神开始恍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奶奶找到村里的赤脚医生来家里看我，也没看出这是怎么了。奶奶以为我是吓着了，想着过些日子会好起来的，也就没再当回事。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三个多月了，我还是说不出话来，奶奶急了，托人告诉了城里的父母。父母把我带到了城里，妈妈心痛地抱着我，一种久违的母爱瞬间在我小小的身躯里传递，我趴在妈妈的怀里突然哇哇地大哭起来，宣泄着一个10岁孩子内心所有的情绪。从这以后，我不治自愈，又能说话了。

我的猪叫宝儿，希望它来世不再做一头猪。